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五十七目錄

沈達

山元玉賦

沈逢年

對鐘官所鑄判

范榮

測景臺賦

三無私賦

殘雪賦

觀風臺賦

范曄

競渡賦

范仲邕

對祭社判

仲之元

玉賦

宋曷

獬廌賦

宋俊

漲昆明池賦

宋伯宜

對泉貨策

宋全節

對造帳籍判

季子康

對員外郎讓題劒判

對刺史求青牛判

賈光裕

對卒史有文學判

魏宥

對奏安代樂判

魏炤

蜩甲賦

魏式

工先利器賦

魏加慶

對甲居重澤田獲三品判

魏兼柔

對祭侯判

路蕩

拔茅賦

徵苞茅賦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五十七

沈達

山元玉賦

以奇質異文作  
佩公侯爲韻

佩玉之設所以導容止節威儀惟山元之在御配組織之  
標奇山以表名蓋取山崇之德元而載色且昭元默之宜  
合殊姿於雅稱俾服玩以無虧懿其韞匱稱珍連城表質  
爰制衝牙之用以戒趨馳之失匪取乎截肪自資乎純漆  
響旣清越理惟縝密色溫合乎緇衣韻鏘鳴乎玉律動之  
在聽隨矩步而聲繁佩之在躬寧風趨而影疾羣寮奉贊

庶官陪位貴賤畢陳高卑咸萃我則發清響標奇器飭彼  
雅容遵乎深意配元侯而禮盛奉上公而儀備豈比瑱珉  
彰庶士之殊水蒼表大夫之異況乃黜衡比色緇組侔文  
體元端而位辨表黼袞而功分或倚或垂昭君臣之異載  
揚載揖殊進退之聞宜發明乎盛德永光錫乎洪勲其質  
貞清其光錯落官推玉府之典制自玉人之作是用比德  
賢臣表功王爵始自韞石未彰含暉尚晦隱元山以參差  
冠元雲而靈霽哲匠莫顧俊賢未佩徒棄置於層巒豈琢  
磨於明代及乎偶拂拭遇磨礱服之容美執之禮崇自可



寶同乎金錫豈惟價重於王公則知其律聿修在禮斯柔  
非夫賜象服錫鳴璆何以膺山元之瑞於諸侯者哉

沈逢年

對鐘官所鑄判

庚爲鐘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云鉛  
錫未足

國家業藉承平道惟禮樂旣克諧之是作豈鐘鼓之云乎  
調白雪之琴薰風已被蓄應霜之氣職務司存必俟洪鐘  
之功更叶陶鈞之力而和我魏絳須賜歌鐘救衛于奚理

存名器豈得時須有失歲計不充懼金玉之科條託鉛錫之闕乏何不豫呈功課早計有無遠乎鑄銅之山近取罰鍰之坐寘棘之典今也何逃握蘭之見斯焉謂得

范榮

測景臺賦

大聖崇業萬象潛通據河洛之要創造化之功建以黃壤亘以紫宮右輔伊闕左連轅嵩銀臺比而可擬瀛壺方而詎同掩扶桑於日域包蓬萊於海濛式均霜露之氣以分天地之中於是仰元穹之文俯黃壤之理下壓坤德上羅

乾緯垂形象物既不假於銀衡司刻探元何必邀於銅史  
其細也難究其妙也若此斯豈光陰而若易徙且夫聖不  
可測道實兼致天地與能幽靈必契囊括衆巧網羅羣藝  
自然而來疇能比計今來古往時移道替滋歲月以成朽  
覺風塵之漸異人有代兮俗疑沒地有形兮無制零落空  
階莓苔古砌頽墉邈迤但覺蕭條高阜荒涼寒城蕪翳攀  
聖迹而難企感吾徒而流涕猗歟成周系聖纂極君少臣  
輔流言更逼自陝卜洛其儀不忒公敷其化人盡其力惠  
而不費功成事息欽聖德之微奧豈賦者之能識

三無私賦

以平上去入爲韻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日月得一以明聖人法之以化成無私之謂莫之與京三者不忒天下和平天之道也存乎至輕潛運而三光是麗不言而四時是行夏以長春以生亭毒之德以無私覆爲名地之義也爲利至廣大流百川細包草莽因金風而物成熟過木德乃氣騰上且無私載坤德存乎易象月之來日之往無幽不燭有形斯仰其照無私實至明而稱朗若天地不能存之以信則生成之理息日月不能存之以明則終古之道爽苟不失歷義和

得其所掌我天子今九有是御用無私以成心每宵衣以  
達曙奉此三道守而勿去大象是執選賢爲急昭昭爲大  
與天地而相參明明鑒下齊日月而出入天光發乎幽滯  
仁聲振於潛蟄儔陽之德因時行而有階起予者商想茲  
道而無級苟志斯道立之斯立當軸者斯焉取斯何憂乎  
地芥之難拾

殘雪賦

以明月照  
積雪爲韻

謝惠連適文擅名藻思騰聲覩階墀之積雪因體物以興  
情曰是雪也感沍寒之德陶元化之精元冬御時固淒其

而以降青春換律奚浩然以居貞豈不以其氣勁其質清  
處慘無昧遇蒙而成若就陽呈妍已遇乎東風所解且居  
陰寓質望睇夫朝日之明乃春宵尚寒銀漢未沒質瑩庭  
廡光搖林樾雜凝花於春露亂素影於夜月小山虛映瑤  
峯盈尺而潛生樛枝乍垂梅花照樹而將發詎比夫瓊蕊  
難求夜光可照且昧不貪之寶未得卷舒之妙或消或結  
吾將任其行藏是翫是瞻彼何爲乎銜耀當其朔風駛同  
雲劇旣散亂以飛空或繽紛而下隙於是出野而萬頃連  
縞晞山而千峯合璧旣見覲以俱消將飄零而委積隨時

之義雖守潔而在今潤物之功固呈豐而自昔旣而陽氣  
長陰氣滅將散有以歸無尚祿光而固節已矣哉人道不  
能無否泰天道豈可無寒熱固可洞消息以從之何必託  
興於殘雪

觀風臺賦

以曾構重屋以  
觀八風爲韻

我天子德廣虞夏業傳高曾展義之心攸克觀風之禮必  
登故臺之用也斯建臺之名也是宏然後度材比德奢而  
不盈興功俾役儉而不陋萬物是集百工是湊從繩罔愆  
運斤以鬪欵以山立揭焉雲構豈不謂鴻休叶贊元德時

雖錯綜之典不革經始之道克從闢以九戶聳以千重接

祥光於溫液

見張平子東京賦

納瑞氣於驪峯觀乎大廈耽耽飛

簷穆穆殊形詭制羣品異族或霞駁而電開或龍蟠而獸

伏浩飾彰盛洞文潛蓄既藻井以垂珠亦丹墀而布玉晴

天返照垂蟠螭於雕梁霽色澄明挂蟾光於重屋混合元

麗巍哉特起入窈窕兮不知所之視瓊璫兮不知所以及

夫西成罷務北陸將寒霜封原隰雲蔽峯巒金輿斯御綵

仗初攢寧侈心以攸往必風俗之所觀設教陳詩事必彰

於禮備承天統物政本在於人安至如庭宴薰薰衣冠察



察其樂將萬其儀用八奏金石兮匪疾匪徐命鼓琴兮載  
擊載戛旣而若登僊境若奪神功度宏規兮其外變多態  
乎其中傍眺六合遠視八風吐元和而納純懿詠仁洽而  
歌道豐則魏之所造漢之所崇伊制作而靡及豈古今而  
遽同客有觀乎順動審彼始終因厥誠兮垂慶宜永永兮  
無窮

范曄

競渡賦

楚之人兮有舟利於涉者節以機師而競馳因汨羅拯溺

之事爲江漢載浮之嬉以娛黎烝以穆風俗故歲習而無虧爾其月維仲夏節次端午則大魁分曹決勝河澣飾畫舸以爭麗建綵標而競取聿來肇自於北津所屆眇期於南浦選孟賁烏獲以用壯酹川后天吳以潛輔重輕莫異於錨銖先後不差於步武外希得雋之稱內約疇庸之伍降箬裾以列筵擁士庶兮如堵於是鷁首齊向飄然羽輕引長絙以觀整羅小艇以持平遠岸天闊乘流鏡清援枹者氣作於一鼓理櫂者伎懷於先鳴聆大呼之始發若縱拖而迅征直衝諒駛於狂兇忽往未殊於駭鯨日正晝而

懼眩浪無風兮歛生鳴聲吹竽上聒天衢如伏波整旅合  
水獸於江湖建旗列卒俯映泉室若五利將軍訪仙師於  
溟渤攝靈竒以潛駭恒游泳而下逸羣聲合譟羣手齊力  
慮勦敵之我先莫遑舍於瞬息乘輕若在於風馭處疾互  
飛於首飭舳艫惟正審流鏑之向齊械擢翻然亂驚鳧之  
揮翼投勁竹以交擁各庶幾於獨剋向背適中勝負攸分  
一喻馬之旋潭一如龍之曳雲始差池以接影忽復絕而  
殊羣曾不移晷倏然戾止去孤標於部黨爭距躍而赴水  
有麾竿以贊獲或振綵以揚美中程者雖多欲於上人後

時者猶未甘於勝已懲既往之敗績佇將來以雪恥由是  
勵能激憤赴漲而迴其逐進也速飛電之經目其引退也  
緩孤鷁之應媒彼狃淺以生怠此方殷而有猜仰興慕於  
三節爰息徒而復來論始作之功雖掉鞅而偏擅稽未事  
之效乃發梁兮備該然後弭舟櫟宴沙場叶同黨之誠願  
錫上官之寵光徵固疑敵之財以頒賞合如澠之酒以飛  
觴勉居後人以成績翻有初於不藏水府澹以澄靜人羣  
欣而樂康夫吞刀倚巧而幻人之伎角觝稱妙而狡童之  
戲豈比夫仙舟以濟川之器競渡有救災之義非百夫之

衆無以較其捷非九江之廣無以藏其事總夷夏之具搜  
爲壯觀之能類

范仲邕

對祭社判

宋元君叩鄆生鼻血祭社人告妖

滅蔡用隱無宇興言伐莒獻俘周公不享馬先猶不用馬  
人社寧容祭人惟彼宋君志多剛很惡有大而必陷善無  
細而必違遂取鄆生以血祭社愚管窺此其傷實多或人  
所告深符至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達所制後進攸則

一作行

宜投正法庶草來犯

仲之元

玉賦

眇坤珍之潛思察妙有之嘉生伊靈邱之產玉得天地之  
純精超衆寶而惟美比君子而居貞含溫潤之麗色抱清  
越之奇聲神光照庶高價連城瑜滅有私而不掩瑤美無  
心而自明爾乃太元分儀洪纖是質瓊瑤琬爰之殊號結  
綠懸黎之衆述五色相宣千名競出振鶴羽以益鮮聳雞  
冠而增煥匪蒸栗之足侔何純漆之能亂乃堅以守正妙

以通微洪鑪不能易其色厚地不能瘞其輝乍騰虹於白  
氣或見女以青衣山林孕之而含鬱川瀆育之而漣漪昭  
靈神之景命啟聖哲之昌期無終設漿而獲偶渭浦投釣  
而匡時復有逍遙人俗髣髴仙府泛醴流膏崇臺結宇飛  
華崑閬之岫結影蓬瀛之浦使人主齋戒班倅歎揚磨礪  
規矩華睨文章琢之爲珪下辨君臣之節合之爲璧上連  
日月之光旣展禮於天地亦分榮於殿堂垂纓珮兮濟濟  
登鑾輅兮鏘鏘入管絃而流韻備樽俎而含芳然而運有  
屈伸時兼否泰當其潛影幽阻抱璞荒外砭砭紛糅砂礫

無汰空泥涅而不緇何風雲之難會嗟夫雖天下之至寶  
必俟鑑而後知苟非人而妄進則按劍以興疑故卞和爲  
之漚泣鄒陽爲之銜悲夫物不可以銜賣將韞匱而藏之  
宋曷

獬廌賦

精瑞氤氲兮生獬廌之炳靈志耿介而不羣世情僞而尤  
雜動微明而鏡分詩美乎思無邪道貴乎解其紛得道之  
實爲身之文豈徒神明其形將以幽贊人君涇也濁渭猶  
兮在薰辨之以履霜堅冰無俾乎水深雪雰則致明如日



月靈應如風雲所不至者固亦有聞夫道無爲神無方聖  
人之政有以相合靈物之質不必咸章名用而行跡舍而  
藏與麟趾同符騶虞齊光肇允丕應時唯我皇咨爾輔弼  
咸懷忠良感觸邪之義成無妄之綱五福儲峙四靈彷徨  
爾有足兮不行而至爾有角兮其用也剛人是知勸實丁  
厥祥孰與鳳鳥去飛龍圖未揚惜睽闕於明代竟流連於  
素王物亦生蠱邪行紊德雖明足辨類凶族起於唐虞智  
足周身讒巧傾於孔墨水火不可以同器邪正不可以同  
國懿茲神獸間執讒慝分兩造之疑冠百祥之特勇毅而

能斷智明而不惑守法者仰之以司南疾惡者投之於有  
北固操斧而思用因伐柯而取則龍闕分官烏臺肅政扶  
直指之角象繩愆之性聯繡衣以生風借白簡而增勁物  
莫不肅時靡有競所謂君子道長邦家德政苟違中人斯  
同妄行豈王臣匪躬之德叶哲后授賢之命睠彼法冠恐  
其規鏡則戴鵠聚鵠足爲服之盛何必儀形神物示人以  
敬庶乎在位者竭能而輔政

宋悛

漲昆明池賦

以白水滿  
春塘爲韻

於廓靈沼其流湯湯控清源於近甸澄積溜於方塘頃者  
天子時欲出池苑瞻農桑納獻可之規諫設成務之紀綱  
乃斬杞柳破隄防將欲抑耳目之遊觀資稼穡於乂康一  
物失所若已納隍竭其澤則龜魚無咸若之地害於物則  
邦家無好生之方豈以成功者不可以適變識道者克在  
乎順常乃天意怡豫人謀允臧不遠而復載濬其隍亦既  
具畚鍤亦既濬沼汙將挹彼而注茲乃引流而激水總括  
趣絕見鯨波之大來委輸成深覺鳧舟之漸起且池之盈  
矣亦云自頻修軌躅雖聞於仍舊開汲引終期乎取新鱗

介將枯而復躍草木咸滋而更春皇矣我后有如其仁懿  
乎哉仰對一水旁連九陌流惡有類於汾澮納汙頗同於  
川澤烟收霧斂混天色而波清秋霽霜晴浮月華而影白  
載育菱芡羣浮羽翮將飛有翼時棲太乙之雲欲濟無梁  
幾滯壁池之客且流謙者聞於善下惡盈者誠於自滿儻  
從事於水鑒庶可形乎長短

宋伯宜

對泉貨策

問羲農之時市井爰立夏殷以往泉貨無聞太公立九府

之法夷吾通萬鍾之藏輕重良由於出令斂散實在於得  
時自此以還資幣數改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文帝  
四銖賈生深博換之歎既而白金易賤赤仄難行小則米  
石至萬大則一當五百禁鑄彌重姦錢益多雖復棄市相  
尋黥罪日報苟非其術爲害更深且示以厚利隨以重辟  
是誘良民陷之坑阱朕屬此流弊情甚傷之故罷均輸之  
官省鹽鐵之利復欲收銅於斷鑄勸百姓於農桑奪商賈  
之權塞兼并之路而象稱交易書載懋遷歷代相承行之  
已久一日變改公私非便且軍國所須虛一作廉費猶廣尺

寸爲用分裂亦難蓋國寧民應有長策明言爾志以沃朕心

對臣聞楚王明月之珠寒而不可服魏王照室之寶饑而不可餌然則養羣黎之氣命爲萬姓之衣被苟異農桑義難豐渥雖繼天象日之際猶爲血飲但立地甄海而還誰不粟食質文空變高深自從親藉躬桑殊途共致故得時名有道世號無爲英聲鼓而未窮茂實飛而詎已方驗稱爲寶者不勞氣白如虹謂之天者不假圓而似蓋且鑄金爲貝信有從來漢改四銖秦行半兩用捨更互廢輕就重

之宜損益不常地馬天龍之異復有豫章銅岳蜀道銅山  
全歸佞倖之熾頗入諸侯之冶所以公私大半僞寶相蒙  
姦佞用此而兼并豪戚四茲而聚斂洛京三鄴之內賈客  
雲屯齊宮七市之間商人霧塞乃令東漢楚子高閣浮空  
西蜀彭家連樓跨術雷車電騎多出工巧之家列鼎擅鐘  
無非貨殖之里賓徒藿肉鮑書不足論僮僕藜餘張詩莫  
能序三田爲之廢業五稼由此多荒伏惟陛下依乾度立  
坤功道則光格四天德乃牢籠九地五羊銜粟時和之義  
先表雙雀飛鳴歲稔之徵已見尚留情天下之命置懷天

下之本欲絕彼工商斷茲鹽鐵乃還淳之要術非進取之  
權道何者今東南雖款西北未平戎馬可馳兵車驟轉假  
復銅頭鐵額本無敵於黃軒繕甲行師固有勞於蒼帝誠  
宜立彼田畯闢茲泉府旣篤墾草之功還修上林之務耕  
疆抗陸織室開扉採彼三條藉茲千畝時行范子擒吳之  
祕計兼宏管相霸齊之遠畧隴西馬援監舊鑄之司淮陽  
汲黯塞姦爐之巧乃復罄杜冶之便宜疏鄭陂之浩淼羽  
林創其始中郎嗣其末王基進業勞就沮漳鄧艾申權功  
成陳蔡邱陵滅矣禾粟之饒未虧洛水竭焉資貯之蓄寧



減於是修天陣縱天兵旣飲馬於南池遂徵鵜於西海然後收銅勿用沉璧而歸崇士女於耕桑禁綺繡於商賈則堯心舜行併可陵勝火職雲司翻能度越者矣謹對

宋金節

對造帳籍判

戶部符下諸州令造帳籍州司以百姓艱辛人未歸復請待兵散後造省司不許云人爲國本賦在均平戶若不知軍何取給

國之彛倫資於版籍儻或廢闕是長姦回頃者寰海微波

編戶失業粉榆暫別蓬籜無歸聖朝提象握符再造區夏  
矜百姓之流蕩廢三年之典故且量地出稅據丁授田法  
在畫一事宜經久永言州府恤此疲人曾無草弊之規徒  
徇隨時之義昔漢朝倉卒猶或先收今盛代升平寧容後  
造租賦所繫不可憑虛豪右主藏須從撫實欲施小惠亂  
我大猷人有憚於暫勞國遂忘於固本州司所見頗昧通  
途爰扣兩端敢申獨見

季子康

對員外郎讓題劔判

員外郎陳景居官清謹上親以宸

一作神

筆題劔

賜之有龍泉字景揆無功不敢當受遂表奉讓  
御史彈故違勅不伏

陳景門接聚星望高披霧香含紫帳烏下丹墀待漏南軒  
依玉壺而轉潔書章北闕映金波以自清趨簡要之司握  
蘭任重出神仙之路題柱恩深電影分龍星芒自轉霜毫  
寫鳳神筆俄飛事頗叶於韓稜寵方同於漢主慙無功最  
固有謙辭奏草輸忠初聞賜劔吹毛入罪忽見彈珠然而  
鴻澤旁流將崇懋賞烏臺典法欲寘深文郎官未越常規

御史到疑同違勅既無負犯並宜告記

對刺史求青牛判

許州人鄭傑家有青牛刺史張勤從傑求市不  
與及勤身死傑將牛贈勤子鄉人告取牛父爲

監臨

張勤家承七葉政舉六條經

一作謠

日無戲方馴白鹿牽星

可暴欲好青牛鄭傑榮水通門襄城編戶既仰留棠之德  
旋聞化梓之求言惜清廉少從拒抗雖林中鳳集已見秦  
彭而天上鶴來忽徵王距銅符此闕玉樹斯存始叶朱暉

慮玷解刀

一作鉤

之化終齊季札即追懸劔之誠昔孔氏脫

驂猶見疑於弟子今張勤受犢何廢惑於鄉人論情不是  
監臨撫事適當投贈輒爲糾告深惜古今不犯刑書理宜  
絕筆

費光裕

對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  
上誦多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懿文聚學以期致遠難進易退必在從誠且晁錯多才亦

先於掌故東方答客豈望於侍郎苟有求於敘進亦何問  
於卒史受祿不誣致貴有漸陟遐由邇楊園必倚於畝邱  
在著從微增冰有成於積水方進寧辭於計食陶潛不恥  
於折腰矧茲百石之比乃是上農之秩誦多爲美誠有司  
之合甄先求見黜宜功令之致訟罪自己招誰可怨咎

魏宥

對奏安代樂判

禮部責太常不奏安代樂訴云今之所奏雖曲  
名不聞聲調相類且簫難備何用此爲

禮因樂聲既沿且襲須有專達司於太常是知六律六呂之差三成四成之奏所以感和天地降格神祇煩手淫聲必有所禁輯人安代奚乃之違則韶護其名匪一夔而可辨笙鏞以間何細器之能諧輒游厥詞過亦奚追

魏炤

蝸甲賦

以似之而非爲韻

精氣爲物物必有依遊魂爲變變亦有歸蝸者精氣所聚甲者遊魂以飛功存造化理暗幽微察形如在責實而非觀乎離隱出穴先號後喜或附枯枝或映深水揮幽跼伏

臨危聳峙致身勞苦不獨附贅懸疣動足艱難何殊駢拇  
枝指上懼於崔下憂於蟻情有感於仁人事不可乎以已  
效神仙尸解之術得龍蛇變化之理雖欲全生且同半死  
既圻既副如動如止一體區分雙形酷似高冠而立睥目  
而視莫躁其心能靜諸已飲露則躍翻風忽起再生之命  
蠢焉不存之皮朽矣覩遺跡於棄甲想能鳴之在耳空披  
腹心徒伏泥滓其內也既等混沌之無竅其外也何患螳  
螂之利觜與繪事而均功齊木偶之所擬昔則如羹如沸  
孰能聽之今則不飲不食何憂餒而數往有分塗窮有時



雖滅天理尚存幽姿已脫輕翼猶帶懸綫有象受服者解  
褐衣而去又同適越者棄章甫於茲既逍遙以脫屣非蠶  
芥以僵尸其靈託焉遽廬可以設喻其質去矣魍魎曷足  
措詞文非變虎殼等枯龜莫懷爾詐仍謂我欺心通者不  
惑性殊者猶疑君徒見僵仆塊然而無用曾不如脫身輕  
舉而莫追

魏式

工先利器賦

以器苟未精將  
何爲巧爲韻

工有習藝求名志在不朽乃言曰藝未達不可求以諸色

器未精徒勞措以其手安得輕進自貽伊醜於是摩厲爲  
先動用爲後誠旨趣之可尚實果決之不苟所謂作事謀  
始本立道生繩墨盡索斤斧畢呈慮妍媸之稍違而或愆  
規矩審鋒鋟以求銳而必取專精懃懃不怠矻矻有營欲  
盡心於鍤鏤用度木於林衡亦如舟楫良然可思其濟涉  
耒耜利始得議其耦耕於其發矲可視以精爲貴不然何  
以能久用之不旣驗樸斲之有辭懼剗剔之猶未爰究爰  
度無或不良揣八材之質淬百鍊之鋼然後切磨效奇成  
至寶之美剗剗中度用巨材之長呈機巧以盡善豈濫竽

之是將且斟酌不撓矜名嘗巧雕鐫非他施功幾何既適  
心而便手因投刃以攢柯向使因循爲心則器必殘缺若  
苟且從事則人亦詆訶安得不分班倅之元妙就玉石之  
琢磨觀夫欲展而能先利其器以工立喻則人不二可爲  
庶士之規寧比匹夫之志故曰用藝者儆戒不遠立身者  
得失由斯若幸而濫進則人必爾窺是以君子不容易於  
所爲

魏加慶

對甲居重澤田獲三品判

得甲居重澤介疾有喜遂存乎辭或告其妄干  
他事初不量力甲云剛德閑邪何往不利又景  
田獲三品自稱有功所統斷爲強暴天物且違  
時禁景詣三司訴持法不中

麗澤作兌馳騁爲獵大易克演老氏攸誠故違者匪宅是  
卜終莫之陵愚者動而離制事不師古甲也所處得八卦  
之龜與景其律田獲三品之獸物隔疾生喜式損於悔吝  
自銜厥功載象於士女詳諸訟者反而不思稽以斷之固  
未爲失初尋量力義叶獲麟之傳末觀強暴罪挂吞鯨之

網苟用則得歸藏之繫象可尊奄詣有司溫柔之薄言斯  
在況何往不利違禁見嬰宜寘妄干之責勿容不中之訴  
則高尚其事甲取類於緇衣下人之孽景乖慕於白賁

魏兼柔

對祭侯判

得甲祭侯辭曰強飲食御史糾非息宴之禮不

伏

揖讓而升發彼以祈爾爵正鵠苟失必也反求諸身甲主  
張三侯是供五射簋貳以薦初陳強飲強食之辭金奏既

動間以采繫采蘋之節屬九圍有截五兵載橐宜習禮於  
澤宮可觀德於相圃下綱不及於地武中掩以待於手弓  
惟若寧侯則抗而祝也所以擇士乃與之祭焉稱非息宴  
妄爲柱史之糾觀其守職未失梓人之規無咎可徵甲免  
夫戾

路蕩

拔茅賦

以靈茅類  
征吉爲韻

披大易而探蹟偉元言之杳冥惟乾坤之交泰獲品物之  
流形惟卦也泰之義廣惟卉也茅之性靈其用也潔身而

白當春也應候而青或茂江國或生楚郊三脊之異是稱  
靈茅刺其無禮詩人引之於純束責其不入諸侯終貢於  
厥包不然者草則多矣胡著之於繫爰哉故可比君子喻  
物類惟人也能同其地人易心則兩苦茅分族則雙悴苟  
連茹以相依夫何往而不利是則傳其潔守其貞榮落惟  
運窮通曷情道或屯蒙滋雨露而育質時逢振拔與連類  
而共征確乎莫移以保貞吉用之錫命旣著之夏典將以  
縮酒又薦於周室異芝蘭之稟性不同其香等葵藿之有  
心尚思向日歲聿云暮霜風慘慄願當蕪沒之時不棄輕

微之質

徵苞茅賦

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韻

猗彼菁茅挺生不雜縮醪醴以致潔與清明而相合荆人是職將有體其精誠王澤不流遂無聞於賦納故小白仗義夾輔衰周言念彤弓元矢實征九伯五侯惟苞茅之有闕乃伊人之所羞爾貢或愆於先職王祭誠非於異求有命是遵雖云我疆理無思不服孰曰風馬牛於是戒徒無譁命衆以律顧爾心之有二諒我德之惟一楚子承檣以請罪夷吾將事而靡失陳師鞠旅見旌旆之翩翩伏軾致



辭想德音之秩秩且曰祭有百籩縮酒爲先類生芻而比  
潔同有與以告虔職貢斯已爾則不共於命馨香罔薦我  
將謫見於天豈可狃爾車徒恃乃封守慢上則君臣異等  
黷兵則齊楚非偶議乎品列我則齒兄弟之二三揆以疆  
場我則吞蠻荆之八九是以來求獻捷豈敢定居如愛連  
茹而亡禍之大者乃將任土作貢禮可忽諸於以止戈寰  
區折衝醖筭侔潔白於棗醴肅君臣於上下泰壇之禮成  
彼菁菁者茅問罪之師罔倦悠悠於野然後率職四方用  
賓於王信耀德於千祀豈矜功以一匡異魯隱觀魚以犯

憲笑晉文將狩以亂常曷若返行葦之積德遵方物之舊  
章美哉無私之舉也將厯代而彌光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五十八目錄

傅夢求

圍碁賦

傅懷海

對命農判

邵卿

對承襲稱狂判

賀蘭恒

對卒史有文學判

尚理

對賜告養病乙父在喪母立凶門判

尚馳

諸葛武侯廟碑銘

盛烈

陳威應侯廟記

令狐紹先

對街內燒灰判

孟翺

謙受益賦

鄭訥

對公廨供給判

鄭希稷

壘賦

笛賦

篴篥賦

鄭若方

對鐘官所鑄判

鄭太昊

浮漚賦

鄭礪隱

富貴如浮雲賦

風賦

風不鳴條賦

鄭遙

初月賦

明月照高樓賦

鄭自新

對作刻出關判

鄭宗哲

溫洛賦

鄭楚容

對圭田判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五十八

傅夢求

圖碁賦

待隱之園神仙所都世隔兩塵維以逍遙云爾飲過三爵  
不有博奕者乎於是巍巍邃翁黃扉鉅儒召曲阿之仲子  
延相水之堯夫枰設文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爐值天清而  
地僻命對壘以爲娛小子不敏拜賜良圖抽毫進牘以博  
胡盧夫其取法象於天地分剛柔於陰陽參駢羅於列宿  
措經營於四方衍圖書之定位非巧厯之能詳頗牧生乎



尊俎良平坐乎帷幄轉盼變乎風雲倏忽交乎電雹乃局面之一新豈依傍而保角若夫揮戈退日指掌回天寶鑑之造形而炳髮鬻刀迎刃而割鮮譬當路之不遐何決機之復連蹙至如中外戒嚴連烽繹騷蜀道之難若破竹秦關之卒如燎毛韜神機於密授見一著之孤高別有龍戰收功虎穴得子倒載干戈勝心不起享乾坤之清夷悟盈虛之妙理期大雅之明哲誠國手之擅美嗟夫智者創法萬變無形達人大觀一順無情稽古今之因革等陵谷之紛更通無方之妙用均多岐之錯行於是翁也首肯尊俎無

聲相與推枰而一笑目送浮雲之遐征

傅懷海

對命農判

得習壤常命農夙駕桑田採茅爲索人訴遇雨  
不充其役

農爲國本本固邦寧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爰以習壤夙駕  
命農匪雞則鳴已驅人於里巷白駒未照方執耒於疆場  
克始克終惟掇惟採縣蕝豈禮儀之用縮酒非祭祀之須  
彼茅所資桑田爲事時若見奪不利於人宵爾索絢惟彼

南畝田畯之喜意在東臯將以息耒取源還淳反樸致君  
於堯舜貽厥於孫謀農人性未適時智非及遠苟徒沮事  
妄作薄言豈遇雨而可憑欲將雪而無禮

邵卿

對承襲稱狂判

甲承襲稱病狂有司按以爲妄

建邦設都天秩有禮襲裘紹治人教攸先甲以榮冠鼎宗  
躬忝門子對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窺陳氏之英靈珠光  
聚夜纂乃舊服誠宜象賢故違正徒而冒狂疾伯夷去周

雖則有諸鄴生不狂誰信其妄若棲心讓美宜從溫睦之  
規如譎行沽名須遵復禮之議自然日蕃錫馬晉豕明受  
寵之文庭有懸鶉詩人寢伐檀之刺至公之道其在茲乎

賀蘭恒

對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  
上誦多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學古入官選才署吏以賢制爵無替舊典必加明試抑有  
前聞惟彼司存綜乎推擇課以經藝節其通敏或奉常以

述職乍春坊而視事遂使晁錯通經將智囊而見擢東方  
答客議雄辨以登難然則服勤滿歲人實勞心纔補卒史  
報亦何輕無儒雅之超升執刀筆之叨據訟如功令誠謂  
有孚

尚理

對賜告養病乙父在喪母立凶門判

得甲爲郡守賜告養病出界歸家法司科奉制  
不敬之罪訴云予告得歸賜告亦合又乙父在  
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訴云禮旣虞

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當主

漢閣官儀揚睂可見魯門喪紀拊膺何言觸甲前由竹符  
持手稽乙今迹桐杖摧心專城無時聖室云入輶車尚動  
落畫弩於尊前杯棬猶存飄總帷於舍下芝泥有制則五  
馬歸來柳絮無因則九雛相失周人已歿合殷禮之前虞  
漳濱未痊罷淮陽之獨卧稱賜則元非奏請出自宸衷言  
主則今者始爲乃關喪後病不堪理河內無借寇之談門  
或以施淹中絕問喪之禮哀欲從重法貴從輕旣無不敬  
之刑恕此訴云之罪三削藁札十捫蓬心恨流落之多年

辱清通之此問愚所不盡謂愜事宜

尚馳

諸葛武侯廟碑銘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  
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  
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  
長八尺嘗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雖經綸之材隱括未用  
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旣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  
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畫公於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

王業於胸心決神機於掌握由是身爲先主所起計爲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莪之地爲已封梁益之人爲已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於公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賦鴟鵂之詩成王啟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



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設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勲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毗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羣羊劉禪竟不免面縛壘

門身爲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畧眞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志畫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數澤其可得

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歿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埽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畧地氣蓋全吳胷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旣得武侯毓旒魏都

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四頽拱木  
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盛烈

陳威應侯廟記

侯少習武弁雄猛豁達爲時豪傑習兵法征南越大擊醜  
虜闕於唐季功業甚著避祿辭榮退居西山四十里號曰  
陳巖峭峯歲時往還挈鞍秣馬憩於驛之東偏乃留弓劒  
一夕而斃始疑侯殆豪傑之士功成不偶避世桃林若介  
推范蠡之爲者歟

令狐紹先

對街內燒灰判

令月望日西市商人街內燒灰曝布署令梅登  
以其犯禁決三十致死家人訴濫刑

赤帝司節朱明肇位月當旣望時屬正陽理通幽化之急  
須長明生之氣商人徇利小子鬻賈同長房之居產不得  
神仙類弦高之聚財寧宜犒士遂焚灰上路曝布長衢旣  
觸陰科且亂陽禁躔次有累於干紀草木不滋於殖豐梅  
登所守薄有笞刑精氣爲物類齡俄謝論辜不知於內外

定罪須憑於繩墨家人雖訴須審而行一作如何

孟翔

謙受益賦

以君子立身謙德之柄爲韻

求百行之規矩考三才於典墳歎撝謙之上德出雅誥之明文天得之而配地臣得之而輔君昭明茂緒啟迪洪敷匪招益而日益不求聞而自聞謙之伊何慎爾攸止益之伊何介爾繁祉謙持益兮爲輔爲車益賴謙兮成綱成紀在寵思辱居終慮始昧之者所謂愴人行之者是稱君子其在炎漢英髦盛集京房辭榮疏廣撝挹挂衣冠以長往

辭闕廷而不入棄人間而遠遊顧君恩而尚及斯謙德之  
尤著軼羣賢而獨立降及南山綺季谷口子真逃居避竄  
遠害全身既逍遙以齊物獨放曠以懷仁斯受益之爲用  
在有聞而足珍固知將欲求益莫如好謙覽孫宏之爲箴  
滿而恐撲觀周廟之作誠其難更添若露才而揚已寧韜  
光而自潛勿謂天蓋高其道正直勿謂神無形恒處幽默  
旣惡盈而惡滿斯好謙而好德同形影之相隨在毫釐而  
靡忒旣警旣戒念茲在茲慮日月之逝矣當寤寐而求之  
凡曰儒行如何勿思吁嗟謙兮惟道之性能執一以無舍

幸承薦揚得奉恩光濡君口手之澤冒君懷袖之芳不濫  
吹噓端舍雅正堅外守節虛中俟命有若違親事主適道  
釐政樹以風聲達乎天聽美其窮不易規管能有截柔指  
斜據丹脣上列引氣內填流音外泄更微迭盛將聯復絕  
及乎和暢平施百志熙熙拂怨爰作萬夫矍矍協官商以  
節宣隨應變以牢絡俾簫不獨舞鳳瑟不獨躍鱗嘯無以  
振木歌無以驚塵諒飛動之咸運豈金石之足倫願罄能  
兮宅君之掌握願度曲兮布君之禮樂儻不遺於賓筵顧  
何辭於樸斲



篴篴賦

以奇弄已  
闕爲韻

山有梧兮猗猗乍雲鬱而風披豈雅琴之獨得諒篴篴之  
可爲操斧者取則不遠度木者形之又奇篴以姓而得篴  
以坎而知考宮商於制氏窮巧妙於般倕虛受其心北牖  
之清風合韻曲全其勢南樓之華月半虧雕鏤雜錯絲組  
懸垂倚銀屏而燭爛拂綺褰而彰施矧陰陽之應節蓋風  
俗之能移况乎度曲無方安位必中呼韓美其寵錫師曠  
加其撫弄調而合雅聲則殊衆鄙羌笛之吟龍輕秦樓之  
吹鳳旣而越豔秦娥南鄰北里玉戶卷兮真珠箔清揚婉

兮瓠犀齒青樓何處倚城向日九烏雛綺帳初開綵綬銜  
花雙鳳子斥瑤琴而不御彈箜篌以爲美絙朱絃揮玉指  
邀鄭舞以徐進雜吳娃而競起靡靡乎蕩心洋洋乎盈耳  
窮斯樂只我有酒兮嘯也歌歎彼狂且公莫度兮宛其死  
苟哀樂之能變可謂感人情之不已且禮則常履樂焉可  
闕禮處身而不至樂因心而乃發惟宏雅兮鏗鏘守之不  
變豈桑間與濮上而能亂越恨牙琴之不知奚由瑟之自  
伐

鄭若方

對鐘官所鑄判

庚爲鐘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云鉛錫未足

我皇開元首正禮交樂舉智力者盡其謀能聰明者竭其視聽不勤爾職自貽伊咎相彼鳧氏實乃鯨鐘理宜鎔鑄有方必使功程無闕鐘之爲用其大矣哉至若密勿九重奏晷漏於銅史鏗鉤萬樂應宮懸於玉階可以和人神可以節寒暑庚乃不率厥典坐於縱墮鉛錫未足胡不倡言尸曠有歸虛爲詭訴且六師分掌四方取則旣參詳於甲

令亦簡孚於庚罪績用莫展誠自得之寮佐斯替固其宜矣

鄭太昊

浮漚賦

粵若雲橫於斗月離於畢石燕初化泥牛未失重陰潤礎  
看澍雨而交飛行潦浸階見浮漚之亂出爾其合散無常  
漂蕩自然形色虛潔表裏澄鮮似珠胎之出漢若星象之  
浮川拂還風而獨轉偶倒景而雙圓夫其仁也不輕鼃鼃  
之穴夫其勇也不怯蛟龍之泉觸奔槎而遽碎近浮藻而

還連觀夫遶砌潢汙迴塘綠水長簷連屬通溝表裏排亂  
滴而攢生逼深流而細起乘川則逝遇坎則止雖有近於  
泥沙信無累於囂滓旣生旣滅如幻如夢體象明媚上下  
沖融徘徊未息展轉何窮識盈虛之不定知造化之皆空  
則知生也若浮榮兮如寄秉陰守不競之德就下保撝謙  
之義清虛自若有高尚之風隱顯無恒有行藏之智則有  
縉紳公子思浮思沉乘時趨勢佩玉鏘金見浮漚之形象  
息狙詐之機心況乎失路書生懷憤胸臆規術恬靜節行  
孤直覺萬化之俄頃知千齡之瞬息能不操紙殫毫敘浮

溫之德

鄭礪隱

富貴如浮雲賦

以不義而得有  
如浮雲爲韻

義重所守雲輕不居苟崇高而非據等飄薄之無餘比赫  
赫之榮不因於道德似悠悠之質且寄於空虛推在天之  
所自諒於我其焉如昔宣父以飲水爲娛枕肱方息原憲  
在左顏生侍側感落落以抱影見英英之改色明徵暇室  
之誠窮彼吉凶遙憐出岫之容齊乎失得且曰得之不處  
生也若浮放於利而安仰止於天而不留將以輕列爵動

諸侯雖南國佳人漫學如蟬之鬢西園危檻空齊似蜃之樓察彼載浮異茲長守高冠始加而已失雅歌式遵而非久象往來之車蓋圓影難追映躑蹠之馬蹄嘉名何有誠以善惡不昧卷舒有時由得之而濫矣果飄然兮已而暴則不居異郁郁紛紛之狀求而非道同朝朝暮暮之姿然則觸石而起者如苟得之易從風而滅者非能散之義顧炎炎之色鼎食皆虛仰片片之多煙空如寄倏忽時變悠揚日曛垂一言於百代揖萬國之孤雲月榭風臺空復散其蕭索藻扃黼帳皆不駐於氤氲可以定聖哲之窮達審

是非於得不山川之氣俄失高明之象速朽至乎哉如雲之喻傳於二三子之口

風賦

惟茲風之興寂獨元妙而無形託萬物以成象隨八卦而立名大則宇宙普洽小則纖毫必經翕翕習習清清泠泠排春樹而如動帶秋蓬而似輕所以炎清順夏勁厲隨冬入金滕而彰聖道通蘭臺而表雌雄飄玉蕊於濃草零圭葉於衰桐候吳範於帷內御列子於空中爾乃下振方輿上飛圓蓋懷壯士之適秦悅高皇之還沛乍霍靡於眾卉



時颼颼於叢籟若乃乘陵高迴出入幽微搖寶釵於雲髻  
動環珮於羅衣飄游絲於陰映舞輕雪以零飛銅鳥迎而  
迴翼胡馬聽而思歸乍來復往有聲無象驚塵則白日晝  
昏卷霧則珠星夜朗蕭瑟長松之下嘹唳高樓之上送夕  
鼓而傳音振晨鐘而成響出幽巷而搖拂擊草堂而清敞  
浸淫遷延散漫聯絲送清聲於琴上落細粉於牕前乍卷  
通天之霧時飄覆水之煙勃起則大木斯拔暫息則洪波  
肅然或動或靜時來欻失聆之兮有聞察之兮無質形乃  
虛無體兼散逸雖含毫而搦管豈神仙之能述

風不鳴條賦

以扇微和於五日之候爲韻

柔條之杪兮低垂和風之起兮舒遲極柔而動搖斯易至  
和而音響則遺習習兮使人順以巽也嫋嫋兮不柰默而  
識之風自南而薰條可結如線氣引容裔色搖葱蒨穆若  
無聞蠢然可見中林靜拂寧喧許子之瓢圓葉孤翻似動  
班姬之扇霽景相煦芳塵共飛條冉冉以順動風徐徐而  
表微蕩弱質以婀娜視之若有播清飈之溥暢聽之則希  
觀其谷與隧出匪徐匪疾彼條暢而無聲信木訥而可匹  
此焉表瑞旣偶聖於萬年於以應期恒不違於五日荏苒

卷之二  
三  
虛徐條風相於將墜而復舉若卷而還舒契彼無言靜入  
桃蹊之上示諸有德潛來草偃之餘細影中糝浮光外透  
示諸扇其微和豈將摧其獨秀諧清淨之理助發生之候  
風如以諷俾聖教以無私條若以調配樂和而不奏飄以  
長逝脩然遂多煦大塊而爰發泛柔木而惟和髣髴兮還  
同轉蕙寂寥兮無撓靜柯道合知微時方太古嫻其長而  
輕颺含其和而不吐暗起軍營之柳取象於銜枚潛飄清  
廟之松同和於土鼓彼化鵬搏於九萬此至人御於十五  
與夫不鳴之道兮曾何足數

鄭遙

初月賦

初生微月若無若有出城中兮纔廣於睂入堂上兮不盈  
於手若乃金壺稍滴銀漢將流暗鵲驚夜寒蛩送秋天清  
暈滅露白光浮臨皓壁而添粉映珠簾而半鉤纖光潤海  
重明表壑的的飛上娟娟未落銜破鏡而飛斜抱彎弓而  
勢却莫稀葉少桂短花新無篋笥之團扇有虛空之半輪  
悵徘徊以將失情鬱結而莫伸命後車之文雅恭進續於  
詞人

明月照高樓賦

以明月照樓四字爲韻

千里著明者唯月百尺崇高者曰樓月照耀而莫大樓宏  
敞而寡儔光含雪淨勢寫雲浮生滄海而皎皎度飛宇而  
悠悠皓天地而彌廣沉氛埃而已收於是隱映澄寂特起  
峻峭月上樓高樓明月耀黃鶴驚而欲翥素娥集而匪召  
垂輪簾外疑鈎勢之重懸透影牕中若鏡光之開照其望  
也可以相思其登也可以遠眺及夫高秋廓落寒夜肅清  
四空迴而晃朗九層屹而崢嶸列歡宴會友生去洞房兮  
即重屋滅華燈而臨前楹玉檻連彩粉壁迷明動鮑昭之

詩興銷王粲之憂情則有離居獨處愁思未歇持鳳管而  
坐樓矜蛾眉而對月徘徊宵際悵快明發步萸葉而盈盈  
顧桂華而忽忽

鄭自新

對作刻出關判

甯成抵罪得脫乃作刻出關

漢書作解脫詐刻傳出關未知

科何罪

錫以忠貞庶諧輕典嗟乎漢吏眷彼甯成不見德音唯聞  
刻薄乳虎之怒士卒所驚貪狼之名區宇攸震擅南方之

利益志在徇私叛西土之寵章心懷背國刻傳旣稱虛假  
論辜深是乖違宜置金科方形玉律

鄭宗哲

溫洛賦

以天上何言因物表聖爲韻

惟上天降厥瑞瑞著於川惟君人臨厥聖聖通於天由盛  
德之應矣化清洛之溫然當短至之時景爲凜烈及暄變  
之際應在淪漣散彼皇明受茲靈貺奚獨稟於和氣乃潛  
感於深浪遂使清冰不戒於洲渚之曲白露罷凝於蒹葭  
之上狎而玩信溫溫以異流迫而觀亦滔滔以難量爾其

發自山谷會於河濱其外也皎兮如鏡其中也煦然如春  
夏蟲不疑失輕冰於曲渚秋鴻欲去戀微暖於通津豈止  
元覽不昧呈祥有因測彼淺深窮茲浩渺方將表瑞氣於  
澄潔豈獨激巨浪於昏曉揭厲之輩謂初寒初失於波中  
游泳之徒疑薰風遠至於天表若夫德至則應天且不言  
就其深則酌之不竭變其性乃即之也溫狀真宰爲爐於  
其底意鄒子吹律於其源若彼火井之熒煌湯泉之滄鬱  
徒及時於四氣寧善利於萬物德之感其感良多水之瑞  
其瑞惟何方將吹籟之共凜忽猶鼓橐之相和霽日初懸



似陽燧之藏深瀨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方今地不  
藏寶天惟瑞聖茲水也有時而溫由一人之德盛

鄭楚容

對圭田判

得甲受圭田所由什一收稅不伏

禹別山河周開井邑諸侯建國錫土之義載光大夫稱家  
食采之文攸著甲因門緒得賦圭田傳冀缺之封襲彫班  
之賞外繇取給私室是殷雖居五等之尊猶均什一之稅  
縣司情深奉法志在優人庶貢賦之取均冀上下之攸利

權豪罔避貧弱是優所俾無得其人今訴誠難爲理